



難以治癒的薰衣草熱

文圖／吳冬梅

薰衣草到底是何方神聖？

30多年前王姊姊留學德國，談到有一系列法國普羅旺斯—香草和陽光的故鄉度假。一幢別墅是同學的父親閒置的產業，提供家人及好友們度假使用。

1998年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附近，發現一家薰衣草專賣店，不到10坪大小的地方，卻有林林總總300件以上薰衣草的主題商品。

今天我們在新社鄉的薰衣草花園享用下午茶，打開話匣子的都是薰衣草。

法國的普羅旺斯，是在座每一位最想去的地方，包括王姊姊都在鉤畫浪漫的美景。

有人遊罷日本，帶回北海道薰衣草洋娃娃當小禮物。富良野的薰衣草花穗狀似小麥，細長的花莖隨風搖曳。

當微風吹起，身旁深紫色的花浪，層層疊疊上上下下微微滾動，相片現出澳洲薰衣草之旅，一樣美不勝收…。

回家之後，我在門前種了一排薰衣草，而在我的心內則種下一大片澳洲、法國…全世界的薰衣草。

我細心照顧薰衣草，就像我的愛人；從冬天到春天，經過酷熱的夏天、涼爽的秋天，又到薰衣草喜愛的冬天。有小部份受不了酷熱而枯萎，而大部份的薰衣草又長出新綠，並熱烈的開放紫色的花朵。

我曾為受損的薰衣草傷心不已，雖然只是三兩株花草，我還是投入深深的情感。「情」這個字學著看淡一點，一定要看淡一點；好友們給我最良心的建議，好好的看活著的薰衣草，只留下薰衣草淡淡的紫色就好！

